

誰是醜陋的中國人

九三斷想



誰是醜陋的中國人

九三



誰是醜陋的中國人

九三斷想



吳曉聲 著

《誰是醜陋的中國人》

—— 九三斷想

作者：梁曉聲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2861 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13線） 圖文傳真：2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八年・香港

目錄

誰是醜陋的中國人……………	1
說假話可以「無師自通」……………	23
撒謊與說假話有區別？……………	26
懶得說真話……………	29
龍年「一九八八」……………	
——一個作家的自白……………	155

誰是醜陋的中國人

九三斷想



曉聲 著

我們已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的入口處——它似乎將一切法則都歸結到了金錢本身的法則上。於是它使一切人的頭腦都變得極端簡單化了。於是它使它本身的特點也變得極端簡單化了。簡單得直接了當而且粗鄙……

在我四十四歲的生命中，我祇經歷過兩個年代，像一九九三年一樣，使人，或者更準確地說，使我們對它得出這樣的結論——瘋狂。

是的。是瘋狂。近乎無理性的，無政府狀態的，貪得無厭的——瘋狂。

那兩個時代便是「大躍進」和「文革」。

前者的瘋狂體現在虛妄的，神話了的「趕超」願望方面……

後者的瘋狂體現在政治宗教方面……

而一九九三的瘋狂，體現在瓜分慾和佔有慾方面。體現在瓜分者和佔有者的理所當然和荒奢豪醉方面。以及通過金錢對社會、時代、普通老百姓的強奸意識方面……有理論說許多國家一百年前也是這樣。一百年後的中國人搬用這種邏輯意味着什麼呢？

有理論說許多國家都是這樣富強起來的……

不這樣肯定富強不起來麼？

不錯——蝴蝶是由毛毛蟲嬗變的。但一切美麗的東西必須先在某一階段是毛毛蟲麼？……

誰們在進行如此之放肆的公然的掠奪，瓜分和佔有？又是誰們為他們為他們敞開了方便之門？他們

曾打着怎樣的冠冕堂皇的旗號和招牌？一個時期內，放縱他們的那些人們，依仗法權又從他們空前的掠奪、瓜分和佔有中，獲得到怎樣巨大的賄利？

當許多人議論改革的理論的時候，仔細想想，現實是否在予以嘲弄？

當我們面對現實的時候——你能說誰比誰傻多少？

「救命！……」

斯時九月三日。上午，我在北大簽名售書至十一點半，回到家裡，仍燴剩飯，復熱殘湯，陪兒子吃了幾口，打發兒子上學後，頓覺倦憊，倒身便睡。說睡，其實并不曾睡着。昏昏然躺着罷了。長篇《浮城》之後，一部五十集電視劇《年輪》，似乎消耗盡了心血，亦落下了嚴重的頭暈症。下午尤甚。自思可能頸椎部生了骨刺，壓迫神經所致。卻拖拖挨挨的，懶得上醫院。每日散步時，在小樹林中，撐樹做幾遍別人傳授的牽引動作而已。

「救命！……」

北大學生們當面提出的種種問題，驅之不去的仍在頭腦中糾纏不清。儘管對於我來說，皆屬懶得討論、懶得交流的問題。無非——「你對作家『下海』怎麼看？」、「你對《廢都》中的自然主義性描寫怎麼看？」、「《霸王別姬》為什麼曾經遭禁？」、「《畫魂》究竟還有沒有可能公演？」、「目前的反腐敗鬥爭能挽救改革大計麼？」、「據說鄧小平給中央寫了一封信，指出『左』的勢力又有所抬頭？」……

切莫以為當今的大學生多麼關心時事，他們不過是依然的喜歡「侃」所謂「熱門話題」罷了。否則還叫是「大學生」麼？不是我這麼認為的。我猜想他們中的一部份是這麼認為的。和大學們對話已經是我最近煩的一件事了。他們的淺薄是常常令我訝然而且發怔的。特別是遇到了那種自以為思維方式特「形而上」的。他爸媽和他的兄弟姐妹都盡在「形而下」地不能再「行而下」的現實之中活着，包括他自己，你說他裝出一副特「形而上」的樣子圖的什麼呢？裝給誰看呢？跟誰學的呢？但一想他們的年齡，也就少了些「友邦驚詫」，多了點兒「理解萬歲」。凡是有幸邁入大學校園的男女，誰不是打故作高深的歲數混過來的呢？何況他們或她們那「形」終究也昇高不到多麼「上」處去，一旦告別校園，走向社會，便將紛紛如自由落體，很可能掉到比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更「下」的思維的地面上。無須別人告訴，他們或她們自己便會明白事實真相——原來滿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國，在今天，有不少是賣「狗皮膏藥」的……

「救命！……」

喊聲裡充滿了乞憐和恐懼。

醒了醒神，分明的，聽來那求援的喊聲是真實的。不是幻聽。也不是做白日夢。

我猛起身，推開了窗。午後陽光，炎炎普照三層樓下的小街。宿舍樓對面，小街的那一側，松青草綠，茂茂密密覆蓋着元大都土城牆的殘垣。在它的後面，是美麗的一處公園。

有兩個我們北京市的男人，正揪住一個鄉下的蹬平板車送汽水的青年。他們——那兩個我們北京市

的男人，都特壯實。年齡都在三十五六歲。其中一個，還戴眼鏡。半斯文不斯文的。而那蹬平板車的鄉下青年，卻精瘦，年齡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無疑剛才正是他呼喊救命。我以為他準是因為賣假汽水被識破，而那揪住他的半斯文不斯文的北京漢子，要麼是衛生檢疫部門或市場管理或稅收方面的工作人員，要麼是受坑了的買過他汽水兒的人，要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進行教育。

「我一沒碰着你們人，二沒撞着你們自行車，我為什麼跟你們走？我知道你們要把我帶到哪兒去呀？……」

「你他媽逆行啦！你他媽違犯交通規則啦！明天『七運會』就開幕了你知道不知道？……」

「甬跟他囉嗦！跟我們走！不走老子扁了你！……」

「你們還騎自行車帶人吶……」

「敢還嘴！……」

啪——一記響亮的耳光，連我在三樓的窗口都清清楚楚地聽到了。

「我不跟你們走！打死我也不跟你們走！你們狠！把我弄死在哪兒，我家裡人還不清楚我怎麼死的呢！……」

那精瘦的、蹬平板車送汽水兒的、軟弱可欺的鄉下青年哭了！……

啪——他又挨了一記更響亮的耳光。

世上有那麼一種人，是見不得以強欺弱之事的。非常遺憾，我正是那麼一種人中的一個。我尤其見不得城裡人欺負鄉下人。更見不得北京的城裡人欺負鄉下人。

遇到這類事，總該有個人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平息了之才對。既然偏偏讓我開窗看到了，我想，我該出去說上幾句公道話。顧不得換鞋，穿着拖鞋，匆匆下樓。我怕遲了一步，那鄉下青年再挨一耳光……

來到外面，卻見我們童影宿舍的樓前，路這一側，已聚集了些人，隔街觀望……

一位婦女已對周圍的人小聲說：「在街口就挨一頓打了。跟到這兒又打。我親眼看見的，的確沒撞到他們。在街口那兒，他們逼人家給他們二百元錢才肯了事。人家拿不出，他們還要用汽水瓶子打人家頭。幸虧兩下子都躲過去了，要不然還不頭破血流呀！……」

原來是兩個企圖找借口敲詐的傢伙！

我聽了不禁七竅生烟。

我們這條小街，是一條南北馬路上岔出來的小街。馬路由北向南的單行綫。而由南向北要拐入我們這條小街的騎車人，將車蹬上一段三十米長的人行道再蹬下來，亦算不得違犯什麼交通規則。交通規則，不可能是對一切小街，一切胡同都照搬有效的……

這時，那兩個傢伙中的一個，因不能將蹬平板車的青年拖走，衆口睽睽之下，也不便公然將手伸入青年的衣袋搶錢，而且，為了達到敲詐之目的，已耗時過久，於是顯得愈加暴戾兇惡起來。

他用一條胳膊夾住青年脖子，并用膝蓋猛撞青年腹部。那青年由於窒息，臉漲得紫紅。大張着嘴，卻喊不出聲……

我覺胸中一股怒火直燎頭頂！

「住手！……」

厲喝一聲，大步跨過路去。

兩個傢伙聞聲同時望向了我們……

我從汽水箱裡抓起兩隻汽水瓶子，一手緊攥一隻，準備砸向他們的腦袋。既然他們為了達到敲詐之目的，已先行操起汽水瓶子砸向過別人的腦袋，那麼我對他們還斯文個什麼勁兒？俗話說，狠的怕不要命的。我這人平素是夠理智的。但是當我真的被激怒了以後，什麼理智不理智的，也就見他媽的鬼去罷！男人，多多少少總得有點俠肝義膽，半點兒沒有，那他媽還算是個男人麼？非說理智，我當時還是保留着一些的。我暗自思忖，他們穿的都是硬底皮鞋，而我穿的是軟拖鞋，萬不得已真動起手來，在踢、踹、踏、蹬方面，我肯定會吃虧不小。而且對我來說，他們是兩個「強大」的對手。我想，不動手則罷，一旦動手，那就先下手為強，一酒瓶子必須先砸倒一個，使他倒了就爬不起來。除非我自己先倒了爬不起來。那算我自作自受，自找倒霉。

「三個數以內，你不放開他，老子管叫你腦袋飄開花！一、二、……」

我想我當時的樣子，大概確實使他們意識到——碰上了一個不要命的。頸椎病，令我的脖子不能完全伸直。即使正視別人的時候，脖子也是顯得硬挺地梗着，頭也是側着，盡量將目光向上挑起而已。打一個比方，鬥牛場上的鬥牛，一般就是那麼地瞪着鬥牛士的。戲劇舞台上的牛二，也是那麼地向楊志進行挑釁的。儘管，我本非牛二，對方們也不是什麼楊志……

不待我數到三，確切地說，我剛開始數一，那個用胳膊夾住青年脖子的傢伙，就心虛地將那青年放開了。

「你！……你是幹什麼的？……」

他色厲內荏。

另一個低聲對他嘟囔：「碰上了打抱不平的……」

我大聲說：「對，老子今天就是要打這場抱不平，活該你們兩個王八蛋碰上了！……」

「你！……你敢罵……」

我一手攥着一隻汽水瓶子向他們逼近：「對！老子就是敢罵你們兩個王八蛋！光天化日之下，你們公然敲詐勒索，大打出手，難道還不該罵麼？……」

他們一步步向後退去……

「你！……你別耍野蠻啊……」

「放你媽的狗屁！你們不是耍野蠻麼？！」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其中一個，先自軟了下來。

我瞧瞧那被欺負的青年，見他脖子，已被勒得皮下淤血。仍膽膽顫顫，一副怕得要死的樣子。

我對他說：「有我在，你不用怕。咱們現在已經是倆對倆了，你怕什麼！」

又指着他脖子怒斥兩個王八蛋：「你們他媽的欺人太甚！」

「算啦算啦，我們饒了他……」

另一個推起自行車欲走……

我怒喝：「站住！……」

他朝我一瞪雙眼：「你還想怎麼樣？……」

我說：「道歉！低頭認錯！還我們社會一個公道！……」

他說：「老子沒向別人低過頭認過錯！……」

我說：「那你是在今天碰上我以前……」

我放下汽水瓶子，手疾眼快，將他的自行車鎖了，鑰匙攥在我手裡，轉身往家便走……

這時我反倒完全理智下來，冷靜了下來。我已經對他們有了一種判斷。這判斷便是——他們還不算真正的流氓。更非亡命徒。充其量是兩個「準流氓」。也就是那種在心理方面遭到流氓意識污染的人。這種人在我們的生活中相當不少，並且已在逐漸增多。平時他們混跡在正常的人羣之中，一個個人模人樣的，絕不至於被認為是流氓。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哪怕稍微特殊一點兒的情況之下，他們那被流氓意識所污染的心靈，受到自己們的某些卑劣念頭的誘發，便會產生出某些醜惡和邪惡、兇狠和殘暴來。比如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幸災樂禍，以強欺弱等等。遇有可以坑人一次，騙人一次，害人一次，巧取豪奪一次，敲詐勒索一次，虐同胞以消遣取樂一次的機會，他們是絕不會錯過的。而且其行為和勾當，亦絕不會比真的流氓好到哪去。區別在於，僅僅在於——真的流氓中的相當一部份，大抵同時是亡命之徒。而他們卻缺少亡命的膽量。他們縱然裝出亡命徒的架式，其實並不敢真的和誰玩命。尤其在對方凜然不懼的情況下，他們骨子裡的「孬頭相」就呈現出來了。剛才我聞到他們中施暴施虐的那一個，口中噴出些微酒氣。我想，他們肯定的中午在什麼地方吃飯時喝了酒，見那蹬平板送汽水的青年是個軟弱可欺的，打

算趁機敲詐勒索一百二百的，「買單」的錢不是就又回到他們衣袋裡了麼？偏偏那青年身上並未帶着錢。如果帶着，早已被他們搶奪去了無疑。於是他們企圖將青年的平板車連同車上的幾箱汽水兒，扣在什麼僻靜地方，逼這個青年祇得取了錢或借了錢去「贖」。而那青年又不肯，似乎橫下了一條心，命在車在。他們吶，原本不是打算要他命的，祇不過想要錢。心思在錢，又要不成，難免的惱羞成怒，大打出手。即使他們與真正的流氓歹徒亡命小子尚有區別，即使「事件」的全部「起承轉合」不過爾爾，他們的行為，也是夠可憎可恨的了。而更令人可憎可恨的，是像他們這一類人，日漸地多起來這一種咄咄逼人的現實。這樣的人多起來，打個不太可能的比方——中國一旦又淪為殖民地，漢奸便會多起來。充當鷹犬欺壓自己同胞的中國人，便會多起來。何況，現在我們的生活中到處流行的邏輯是——不怎樣……白不怎樣，比如不貪污白不貪污，不受賄白不受賄，不玩白不玩，不坑白不坑，不騙白不騙，不敲詐白不敲詐，不勒索白不勒索，不眼見一個人活活被淹死或活活被燒死，則不看白不看，看的還相當快感。不救白不……祇是見危相救，還認為不救一條命白不救一條命的人少了。當然不是沒有，但與將一個人的死的過程當成娛樂和刺激「白相白相」的人數相比，比「稀有物種」還少了……

我想，他們如果要自行車，那麼必得跟隨着我，到我家裡要他們的自行車鑰匙。我不擔心他們會在我家裡把我弄死。諒他們也沒那個狗膽。在我家裡弄死我也不那麼容易。起碼我比他們更清楚——菜刀放在哪兒……

祇要他們跟隨我邁進了我的家門，我決定以另一種態度對待他們。我會請他們在沙發上坐下。我會請他們吸煙，請他們喝茶。不想喝茶，想喝咖啡，家裡也有。朋友送的。我不喝咖啡。妻也不喝。兒子

更不喝。他們如表示願「笑納」，我也可以拱手相贈。不過我真的希望，在我的家裡，在另一種情況之下，在另一種氣氛之下，我能和他們好好談一談。我要坦率地向他們指出，他們那一種趁機敲詐勒索的心理，他們那一種光天化日之下對同胞施暴施虐的行徑，的確是卑劣的，邪惡的，醜惡的。人，尤其是男人，懼悍畏強而又同時欺虐弱小，的確是可以歸入到王八蛋一塊堆兒去的。或說我是想教育他們一番，也未嘗不可。我并非不好為人師。但我認為，於我們中國人而言，今天提倡互相教育教育，很是時候，正是時候，絲毫也不書生氣，絲毫也不顯得是一個矯情的願望。我們中國人的有些願望，分明的是很矯情很造作的。或者說那願望本身并不壞，甚至是良好的，美好的，但我們表示的方式，以及某些很矯情很造作的口號，有時候卻是令人感到害臊的。中國人不在最起碼的人性、人道、人心方面互相教育，自己教育自己，難道還要等着外國的傳教士捧着聖經在中國大蓋教堂來對我們進行起碼的道德和靈魂教育麼？難道還要等到十二億中國人中，已經有九億、在心理素質方面變成了「準流氓」，痞子見死不救的心靈麻痹者，和有虐待症（這一點主要表現在虐待同胞方面）前兆的人的時候麼，怕就太晚了點兒……

跨過小街，不過十幾步路。朝家走時，我心裡想了很多事，很多類我們中國人，很多種社會現象。不，當然不是想。那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那一時刻我頭腦中思緒紛呈，如鵝毛大雪，飄飄揚揚……

「大哥，大哥，您別這樣，有話好說……」

他們中的一個追了上來……

竟開始叫我「大哥」了。「準流氓」們的嘴臉和招數正是這樣子的。

我站住了。

「大哥，我們還有急事兒，真的。還有一些事兒要辦。您把車鑰匙無論如何先得還給我們……」
并且——「您」起來了……

我說：「要車鑰匙？給……」

我還給了他。

他一接過就想走。

我說：「先別走。」

他站住了。回頭困惑地望我。

我又說：「你得向被你們欺負的那青年低頭認錯。就當着這些圍觀的人的面。否則，車鑰匙雖還給你了，你還是休想走開。除非你的車從我身上壓過去……」

他望向那些圍觀的人們。

圍觀者中，有人流露出極為快然索然的神情，走了。我想，他們一定很討厭我——因為由於我的出現，一場原本可以「白相白相」，可以預料準會有些刺激場面的街頭戲，眼見着大概是「白相」不成了。「看白相」——這一種極其典型的三十年代上海小市民的醜陋心態，像前兩年上海曾經爆發過的乙肝病毒一樣，已重新傳染向全國人。在北京，受到這種過去年代遺傳下來的，我們可以稱之為「上海小市民白相病毒霉菌」傳染的人，日漸的多了起來。這是一種跨地域跨世紀的傳染。個中原因，細分析起來，是較複雜的，茲不贅言……